

2015年巴黎图书沙龙举办

据新华社电 2015年巴黎图书沙龙当地时间3月19日晚在巴黎凡尔赛门展览馆拉开帷幕,并于20日至23日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学爱好者敞开大门。

巴黎图书沙龙创办于1981年,由法国出版协会主办,是出版公司、书店等机构以及作家直接面对读者的一个平台,是欧洲规模最大的公众文化活动之一。

据悉,本届图书沙龙展会面积4万多平方米,1200个参展商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展台也亮相此次巴黎图书沙龙,展出的图书包括中、英、法3个语种,题材涵盖中国的政治、外交、国防、哲学、

文化、美食等领域。有关汉语教学、字典和辞典等工具类书籍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继1998年后,巴西今年又一次担任巴黎图书沙龙主宾国,成为首个两度担任巴黎图书沙龙主宾国的国家。为此,巴西派出了由48名作家组成的代表团,希望能够在巴黎向全世界呈现巴西文学的多面性和巴西文化的丰富性。

与往年不同,巴黎图书沙龙今年邀请了两座主宾城市,分别是波兰的克拉科夫和弗罗茨瓦夫,沙龙参观者有机会与22位作家近距离接触,了解当代波兰文学的最新发展。(尚 朔)

上海倡议筹建文学博物馆

据新华社电 上海文学博物馆总体规划专家论证会3月18日在沪举行。文学界人士呼吁,建设上海文学博物馆意义重大,刻不容缓。

上海文学博物馆项目目前处于论证阶段。而上海文学界人士希望加快推进项目进程。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说,中国近代开埠以来,最能反映国人精神面貌的是文学,而文学的一个重心就在上海,所以在上海建立一个内容丰富、能把历史保存下来的文学馆,意义重大。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扬说,由

于缺乏这样一座集收藏、展示、研究和文化功能于一体的文学博物馆,上海宝贵的文学资源已蒙受损失。因此,要立刻建上海文学博物馆,“做得越晚,付出的代价越大”。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上海文学博物馆不仅要收藏作家们的文字、史料、生活物品,同时也应该为作家们建立影像档案,记录作家们的“声音”。更重要的是,上海文学博物馆应被规划建设成为吸引市民大众的“文学乐园”。(孙丽萍)

积极探索加强文艺评论的新机制

山东建立“签约文艺评论家”制度

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文艺评论是文艺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文艺繁荣发展不可忽视的力量。评论与创作如同鸟之双翼、车之两轮,互相激发,才能共同繁荣。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促进文艺事业繁荣发展,不仅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激发广大文艺家艺术家潜心精品创作的激情,也需要切实加强和改进文艺评论工作。

近年来,山东省作协高度重视文艺评论工作,积极探索加强文艺评论管理工作的新办法、新思路,摸索出一些切实可行的经验。如建立专家咨询评价机制、实行文艺评论特邀研究员制度、开展文学主题和作家作品研讨、加强青年文学评论人才培养、发挥专业委员会作用等,如此一来,可以发挥文学评论在引导文学思潮、创新文学思路、指导精品创作、推介作家作品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山东省作协还于今年2月正式发布了《山东省签约文艺评论家管理办法》,探索建立了“签约文艺评论家”制度,以期建立更加齐整的文艺评论队伍,进一步提高其在全国的影响力,推动山东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

借鉴签约作家制度的成功做法,探索建立签约评论家制度,是山东省作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文学评论工作的一项探索。主要做法是从山东省评选出一批优秀青年评论家任省作协签

约文艺评论家,参照签约作家的扶持办法予以扶持,引导青年评论家积极参与省作协的各项文学工作和活动,以更多精力关注、研究和评论齐鲁文学现象和山东作家作品,加强对签约作家群体的跟踪研究,推出一批文艺评论精品。

据了解,“签约文艺评论家”制度由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省财政厅、省文联、省作协联合研究并组织实施。首批签约文艺评论家10名、签约文艺评论家20名。“签约文艺评论家”的申报范围广泛,但对申报人在政治、思想、业务水平、年龄等方面提出了条件和要求,申报人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坚持正确导向,学术态度严肃,具有较深厚的文学艺术理论基础、学术素养、评论功底和一定社会影响,同时在业务方面成绩突出,卓有贡献。

根据《山东省签约文艺评论家管理办法》规定,“签约文艺评论家”有明确的工作任务,如围绕山东省文艺创作生产实践、文艺现象、文艺思潮和作家、艺术家研究确定重点选题,按照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省作协等部门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文艺评论和研究任务;结合山东年度重点文艺宣传工作和《大众日报》文艺评论专栏约稿,完成交付的文艺评论任务;参与重要文艺活动,关注山东文艺发展最新动态,提出促进山东文艺事业发展的意见建议等。

为保证这项制度的顺利实施,山东省多部门展开合作,为“签约文艺评论家”提供政策保障和日常管理。经费列入每年的财政预算。中共山

东省委宣传部每年还将对签约文艺评论家履约情况及成果质量进行评估,并根据考核情况落实补贴奖励政策。而对签约的文艺评论家来说,该制度并非终身有效。每批签约文艺评论家聘任期限为3年。如在聘任期内工作成绩突出,并符合签约文艺评论家年龄要求者,可申请续聘,但连续签约原则上不得超过两届。此外,如存在违反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违犯国家法律情况,不能按时完成签约任务,文艺评论成果有抄袭、侵权、剽窃等情况,将取消其签约资格并追回所发补贴及奖励。

山东省作协党组书记杨学锋谈到,探索建立“签约文艺评论家”制度,主要目的是为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提高文艺评论工作的组织化程度,充分发挥文艺评论在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积极探索加强文艺评论工作的有效途径。同时,通过这一制度积极宣传推介山东优秀文艺作品和优秀人才,培养和造就一支思想水平高、专业能力强的文艺评论家队伍,形成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文艺工作品牌。

文艺评论事业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一支政治素质强、业务水平高的文艺评论家队伍。山东省探索建立的“签约文艺评论家”制度,将有利于发现和培养骨干文艺评论家,引导他们把促进文学事业繁荣发展作为自己的社会责任,勇于担当,真正发挥文学评论的功能和作用,开展积极健康的文学批评,打造更多文艺精品力作。

“诗”与“歌”的相互激发

第九届天问诗歌艺术节在大理举行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3月14日至19日,第九届天问诗歌艺术节在云南大理举行。苍山下,洱海边,樱花灿烂开放,似乎在热情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80多位诗人、艺术家。在几天时间里,“读诗库”诗丛首发式、诗歌民刊高峰论坛、诗人树才和雷平阳的诗歌讲座、奚志农“野性中国”摄影展、诗人艺术家合作演出话剧《茶馆》等活动相继举行。诗人吕德安、陈先发成为艺术节的幸运儿,获得了本届天问诗歌奖。

6场诗歌朗诵会贯穿整个艺术节的始终。歌手伴奏,诗人读诗,歌声如流水,承载着美妙诗句,弥漫在山水、人群之间。值得一提的是,参加此次艺术节的音乐人,包括周云蓬、钟立风、欢欢、洪启等,都很喜欢诗歌。他们写的很多歌词富有诗意,有的甚至还写了许多诗。比如周云蓬,他出版过诗集,其作品《不会说话的爱情》曾获得人民文学奖诗歌奖。

古代的竹枝词、海子的《九月》、张枣的《镜中》等古今中外的诗作,经过民谣歌手的谱曲和演唱,在参加艺术节的听众中产生强烈的反响。“我们写作,更多关注的是文字的意义,而音乐则能够将文字的声音激发出来。”诗歌批评家耿春认为,文字的语言与概念、思想等理性的东西密切相关,而声音则与人的情绪、欲望等感性经验相连。写诗的时候,声音一般是不在场的,我们当然可以通过叠字、反复等修辞来制造一种特有的声音,但它无法像音乐一样将经验的复杂性鲜活表达出来。

什么样的诗歌适合改编成歌曲呢?周云蓬说,古代诗歌讲究韵律,本来就是拿来唱的,自然就比较容易入乐。但是现代诗歌主要是用来阅读的,很难翻唱成歌曲。相对来说,抒情性强的诗作,因为本身具有音乐性,比较容易进入歌曲。但是,是否入乐,不应当成为评价一首诗好坏的标准。诗是诗,歌是歌,两者都是独立的,最好的诗谱成曲未必好听,而二三流的诗作变成歌曲可能反而受到欢迎。将诗谱成曲,要讲究机缘,没有必要刻意强调两者的混搭。

在将诗作改编为歌曲的过程中,钟立风主张不要随意改动诗作。他说,在谱曲之前,他会将自己喜欢的诗作记忆在心,使它完全融入自己的生命。诗歌有它自身的律动,这种律动会带来给歌者一定的音乐感觉。因此,很多时候,要改编一首诗,他会酝酿很长时间,直到旋律自动跳出来再真正动手。对于诗作,他不会去改动一个字,但可能会反复吟唱其中的几句,“这是出于对诗人诗作的尊重”。

而欢庆的想法却与钟立风相反:“现代诗改为歌词,要想不改诗作,那太难了。罗大佑那么会写歌,唱余光中的《乡愁四韵》也得改动

诗作。”他说,诗歌讲究意境,歌词讲究声音,两者带给我们的完全是不同的感受。在改编的过程中,当然要倾听诗作本身具有的韵律,但是在作曲时,“我更看重的是诗作带给我的音乐感觉,而不是它原有的韵律”。因此,他写的歌,虽然依托于诗作,但更多强调的是音乐本身,有歌词时候只是抽取诗作的精华,而不必趋同。

将诗谱成曲,无疑有利于诗歌的传播。诗人张执浩说,有时候,仅仅是有音乐伴奏,诗歌朗诵就会更加吸引听众。他在武汉地铁举办诗歌朗诵会,也常常加入民谣、非洲鼓等音乐元素,这会让朗诵变得更加丰富一些。而将诗歌改编成歌曲,诗歌的传播就更广了。但是,一个诗人在写作的时候,不必关注诗歌是否容易改编为歌曲。诗歌表达的是写作者个人内在的呼吸,这种隐秘的节奏很难转化为音乐。每种艺术都有它的独特性,我们要尊重它。

对于诗歌被谱成歌曲,很多诗人是非常欢迎的。打开微信,经常看到诗人转发改编自自己诗作的歌曲。但也有诗人认为,“诗”变成“歌”之后,由于旋律是主体,诗作不仅没有获得重视,反而丧失了本身的节奏。但是,在树才看来,“诗”进入“歌”,意象的美感和声音的力量同时发挥作用,对诗歌的传播是有好处的;而歌手也需要诗,有好的诗作作为歌词,会提升整首歌的品质。两种艺术的结合,必然有互相适应的过程。“诗”与“歌”应该是相互激发、相互促成,而不是相互损害。树才和洪启最近有一个计划:由树才选出一批优秀的当代诗作,洪启根据自己的经验,有选择地将一些作品谱成曲。洪启说,诗歌音乐与普通的疗伤情歌不一样,要注重内容,不能落入俗套,要做有意思的东西。

诗人泉子谈到,将诗谱成曲,只是诗歌与音乐结合的一种方式。实际上,我们更加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形:一个诗人喜欢音乐,在自己的诗歌写作中,他注重诗作内在节奏的美感;或者一个音乐人,他喜欢诗甚至也写诗,让自己的歌词充满诗意。这样,“诗”与“歌”就在一种艺术形式里得到融合。在参加此次活动中的人中,就有很多这样的诗人和艺术家。

由此,很多诗人谈到了“诗歌跨界”的话题。潘洗尘、骆家、金铃子等诗人谈到,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诗人,除了写诗,还进行书画创作,有的成为摄影家、导演。在诗歌的传播上,除了诗歌与音乐的融合,还有诗歌与电影、话剧、绘画等艺术的合作,极大地丰富了艺术的生态。诗歌与其他各门艺术,虽有外在形式的差别,但本质上都在追求诗意。在以后的诗歌活动中,应该让不同门类的艺术家融入进来。

本报讯 近日,“民族文学景宁创作基地”和“浙江作协景宁创作基地”在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挂牌成立,同时启动了全国“山哈杯”畲族文学大奖赛。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叶梅、《民族文学》副主编赵曼、浙江省作协党组成员王益军等参加此次活动。他们谈到,景宁文学创作基地的设立,旨在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促进多民族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交流合作,鼓励和帮助作家深入基层开展采风创作活动,努力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

近年来,畲族作家不断涌现,畲族文学成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最近出版的《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畲族卷》中,收录有20多位畲族作家的作品,他们在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创作上都有一定建树。大家认为,两年一届的“山哈杯”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大奖赛的启动,将有助于发掘出更多优秀的畲族作家,进一步推动畲族文学的发展。(莘 雯)

中国现代文学馆公益讲座预告

时间:3月29日 9:30—12:00
主讲人:朱晓进(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题目:文化的自觉与文化的创新



《杨克的诗》

杨克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年3月出版



诗集《杨克的诗》精选了诗人杨克历年创作的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杨克在30多年的创作中,试图在个人写作与公共话语之间寻找“相切点”,写下特征这个时代的诗。收在集子中的作品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

呼唤「立心」的批评

谢有顺

有人认为,这个时代的文学似乎不再那么迫切地需要文学批评,至少多数的写作者,不再仰仗批评对他的告诫和提醒,他们更愿意用自己的写作来证明自己。但批评的意义仍然强大。它不仅是一种告诫的艺术,能够有效地通过对话来影响作家,影响文学的当下进程;它还能提出一种肯定,进而昭示出一种何为值得我们热爱的文学,何为值得我们献身的精神。

无从告诫,并不一定是批评勇气的丧失,也可能是批评家缺乏智慧和见识,看不清问题,不能把话说到真正的痛处。没有睿见,那些勇敢的批评,增长的无非是文坛的戾气,这对于矫治一些作家的写作陋习并无助益。

而所谓肯定,就是承认这个世界还有正道,还有不变的精神,吾道一以贯之,天地可变,道不变。中国每一次文学革命,重变化,重形式的创新,但缺少一种大肯定来统摄作家的心志。把常道打掉的代价,就是生命进入了一个大迷茫时期,文学也没有了价值定力,随波逐流,表面热闹,背后其实是一片空无。所以,无论是文学写作还是文学批评,都是如此。

文学批评提供的是一种不同于知识生产和材料考据的阅读感受,它告诉我们最新的文学状况,且直率地说出自己对于当下文学和现实的个人看法。从这个角度看,文学批评在学术秩序里的自卑感是虚假的、不必要的。但文学批评依然面临着一个如何发声、如何立心的难题。一些批评家,试图通过批评的学术化来确认它的价值,但这条路未必走得通,因为批评一旦丧失了艺术直觉和价值判断这一基石,只有“术语水准一类的零碎”(李健吾语),批评就可能成为

死的知识,既无冒险的勇气,也无有趣的分析,必将老得更快。因此,批评如果没有学理,没有对材料的掌握和分析,那是一种无知;但如果批评只限于知识和材料,不能分享文学精神的内在性,也会造成一种审美瘫痪。

文学批评是独立的,必须警惕一种批评的依附性。而对文学批评独立性的召唤,最重要的是要重新认识批评的品质——批评也是一种写作,一种精神共享的方式。批评也是艺术,也有对精神性、想象力和文体意识的独立要求,它不依附于任何写作,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写作。批评要成为真正独立的写作,就必须为批评立心。无心,就无立场,无精神维度,无灵魂,也就是没有批评之道。

那何为批评之心?我以为它至少包含义理、实证和文体这三方面。其中,又以义理为最高。批评的义理,不仅是指思想或哲学,它也是指文体的道义与艺术的原理。不合法义的批评,即便姿态勇猛、辞章华丽,终归偏离了文学的大道,而难以服人。而讲究义理的批评,又要有实证精神和文体意识,才能使它所坚持的义理得以落实。实证,就是考据,文本的考据,关乎艺术细节的欣赏,人物性格的逻辑分析,情感冲突的发现和探讨——所谓的细读,其实就是实证,是一种艺术形象的还原。文体,是说话的方式,也是语言的风采,是修辞之美,也是文章之道。古人说,“有德必有言”,这个“言”就是修辞,也是文体。有怎样的义理,也就会有怎样的文体。情感如何节制,说话如何把握分寸,个性与激情如何平衡,理性与感性如何互动,修辞立其诚,这都是文体的艺术。

义理、实证和文体,这三者是一个整体,不可偏废。三者合一,则文学批评也成一特殊的学问——义理阐明文学的德性,实证运用鉴赏的能力,文体经营批评的辞章,这几方面兼备,才堪称有学问的批评、立心的批评。为批评立心,其实是批评找魂,找到了这个魂魄,批评才不会苟且:价值上不苟且,是义理的基础;字向上不苟且,是文体的开端。好的批评,是文学之道与文章之道的完美统一。

